

向领导汇报征求意见稿

邹愚戏剧集

1994年印

处 世 新 言

一九八四

邹 愚

黎明即起，锻炼身体，洗漱完了，及时进食。若有空闲，清扫整理，时间一到，上班莫迟。交通安全，千万注意，意外相撞，态度莫急。如有纠纷，难成协议，同找民警，依法处理。上班之后，集中精力，严守岗位，遵守纪律。对待工作，认真办理，一丝不苟，负责到底。同志之间，团结共事，互帮互学，共勉共励。有话面谈，切莫咕唧，恶语伤人，有损和气。意见分歧，共同商讨，解决不成，请示领导。领导意见，虚心听取，如有异议，诚恳提出。领导不准，仍要服从，确有偏差，向上反映。来人调查，讲述实情，坚持原则，据理力争。挟嫌报复，嫉贤妒能，伤人害己，后患无穷。吹牛拍马，阿谀奉承，歪风邪气，情理难容。学问之道，不尚空谈，阅读宜博，研究宜专。取法乎上，寒窗十年，锲而不舍，苦战攻关。发愤图强，励志革新，讲求实效，利国利民。守株待兔，固步自封，人间蠢事，切莫仿行。婚姻大事，慎重处理，长辈意见，理应考虑。莫重貌相，莫贪彩礼，志趣相投，品德第一。对待爱情，必须专一，夫妻关系，坚贞不渝。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，灵魂丑恶，品行不端。多交朋友，集思广益，交流学识，研究问题。以诚相待，注重信义，共创事业，同心协力。如有不睦，各自批评，诽谤诋毁，有伤感情。富不易交，患难忠情，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兄弟姐妹，同胞同根，一起长大，手足情深。今各一方，成家立身，每逢佳节，倍加思亲。父母健在，都应关心，供养费用，量力而均。家业遗产，不得独吞，男女一样，合理平分。姑嫂妯娌，一代巾帼，千里有缘，陌路相接。长嫂代母，发扬风格，事事谦让，以身作则。小姑贤惠，多献良策，家务百事，协商解决。挑拨是非，搬弄口舌，影响关系，破坏团结。师徒之间，亲如父子，培养人才，发展才智。传授技艺，不留余地，解答疑难，尽心尽力。尊敬师傅，诚心诚意，不懂就问，手脚勤利。独立思考，不搞迷信，练好本领，为国争气。邻里之间，莫太亲密，过往频繁，易生偏激。一旦反目，形成仇敌，抬头相见，举足相及。朝夕共处，难免碰撞，彼此克制，互相忍让。团结和睦，互助互济，发生事故，主动救急。三公六婆，七姑八姨，没有要事，少走亲戚。亲戚往来，莫带重礼，减轻负担，两家欢喜。佳节相逢，聚会一起，美酒佳肴，欢声笑语。抒发情怀，畅谈心际，共商家事，其乐无比。对待子女，不可溺爱，娇生惯养，贻误后代。儿女长大，三分客情，不能训斥，不能专横。有事相商，道理讲明，如其不服，听其自行。自行不果，不要嘲弄，分析原因，帮助调整。有了错误，严肃处理，不可袒护。

不可粉饰。夫妻双方，口径一致，厚此薄彼，容易滋事。赡养老人，儿女天职，吃喝穿戴，尽心料理。本人无力，请人代劳，关键时刻，必须赶到。人老还童，心理变异，唠叨多事，性情孤僻。不可厌烦，不可限制，顺其所好，孝敬为宜。社交往来，注重礼仪，举止文雅，衣帽整齐。进出门庭，要分主次，排定座位，礼让谦虚。对待妇女，不能嬉戏，对待残疾，不能歧视。初次相交，不应冷淡，对待随从，不能傲气。酒色财气，食多无益。为了健康，应有节制。身体不适，应早求医，良药对症，药到病除。家庭开支，量入为出，精打细算，留有储蓄。一旦有事，信手来取，不用借贷，勿须着急。至亲好友，有了困难，解囊相助，休戚相关。扶危济贫，见义勇为，世上美德，有口皆碑。为民办事，主持正义，不怕诬陷，不怕打击。如果蒙冤，等待时机，沉冤昭雪，云消雾去。离休退休，不可自卑，操持家务，贡献余力。喂鱼养花，常看报纸，社会调查，立传写书。公园散步，风雨无阻，游览名胜，大饱眼福。心胸开朗，莫生闲气，练拳舞剑，宽衣素食。广播电视，知识之源，中外大事，天天听看。其他节目，要有节选，一看到底，不利保健。晚年丧偶，也可结伴，儿女事忙，少添麻烦。互有依靠，减少寂寞，彼此照顾，共享安乐。延年益寿，幸福无边，百年之后，灰撒山川。江河行地，日月经天，精神永存，光照人间。

作者简介

邹愚，原名邹汝显，山东文登人。1930年生。1947年入党。同年在威海二中结业后，任大威周刊社抄写员，中共东海地委统战部文书，白鹿区公所文书，昆嵛县政府科员。1951年入济南师范学习后，又任济南市学校党委宣传干事兼统战干事，济南日报社文化记者、济南市话剧团编剧，济南明星影剧院、济南市电影公司电影宣传评论员，济南日报社影剧评编辑等职。其间曾下放农村劳动三年，下工厂当工人七年。1981年离休后专事写作，著作有《处世新言》、长篇小说《治国良策》、现代古体诗，戏剧集多种。本人遵从文艺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原则，并矢志为此奋斗终生。

自序

·戏剧是人生的缩影。

戏剧舞台是人生舞台的再现。

自有戏剧以来，戏剧便与人的生活相攸关。因此整个戏剧史就是人类生活史的记录和写照。

追溯世界戏剧史的发展，已经历三个重要时期：古希腊的戏剧是描写人与命运的抗争而发生的人生悲剧，称为命运悲剧，如埃斯库里斯的《被缚的普罗美修斯》和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便是，它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。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描写人的性格冲突而发生的人生悲剧，称为性格悲剧。如《奥赛洛》和《哈姆雷特》便是，它反映了封建制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。易卜生时代的戏剧是描写社会的不公而发生的人生悲剧，称为社会悲剧，如《人民公敌》和《玩偶之家》便是，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。

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，已进入新的文明时期，主宰这个社会的主要是道德力量，人们由于触犯了当代的道德规范，因而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，这样所形成的人生悲剧，称为道德悲剧。我的戏剧便是在这一方面的尝试，如《道德惩罚》和《儿女天职》便是。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。

当代戏剧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反映生活。而其中大多数作品是反映形势和政策的，这类戏剧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变化而决定其存在的价值。而我的戏剧因为是反映新道德的，而这新的道德又是与社会新体制相辅相成的，因此，我的戏剧将与社会主义新体制而共命运。我这样大胆地对自己的戏剧做出这样的评价，是否正确，尚待各级党政领导和戏剧界的专家朋友批评指正。这就是我决定把多年来发表和未发表的剧本汇集在一起，印成“征求意见稿”的目的，别无他意。各级党政领导和戏剧界的专家朋友们，都是当代新道德的倡导者和守护者，因此对于我的轻率行为必定会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原谅。如能这样，乃是我今生之大幸也。谢谢各级党政领导和戏剧界的专家朋友们的关照体贴，最后致以崇高的敬礼！

邹愚

一九九一年十月

目 录

自 序

一支钢笔（三场话剧）	（ 1 ）
青年学生（七场话剧）	（ 9 ）
动乱年代（八场纪实剧）	（ 39 ）
重现光明（八场话剧）	（ 81 ）
道德惩罚（八场话剧）	（120）
新婚夫妻（八场话剧）	（163）
儿女天职（八场话剧）	（203）
儿女前程（八场话剧）	（242）
终身大事（八场话剧）	（294）
爱的教训（八场话剧）（尚待整理）	

一支钢笔

三场话剧

1953

人物表

张小言：男，十二岁，小学生。

方春明：男，十二岁，小学生，张小言的好朋友。

李家英：女，十四岁，小学生。少先队员。

李家民：男，十二岁，小学生。李家英的

弟弟。

王老师：女，三十多岁，小学教师。

李大嫂：三十多岁，家英和家民的妈妈。

张大嫂：三十多岁，小言的妈妈。

小学生若干人。

第一场

〔午饭后上学的路上。

〔路旁林里有小鸟叫。

〔张小言，方春明两人背书包上。

方春明：小言，鸟叫，你听！你听！（停下）

张小言：别说话，我瞧瞧！

方春明：啊！一只百灵！一只百灵！

张小言：那才不是啦！百灵身上还长黄毛毛？准是一只黄莺！

方春明：呀！听得多么好听！

张小言：别说话，别说话，看，我能捉住它！

方春明：好大的本事，除非它落在你手里噢！

张小言：（把眼一瞪）你不信，打个赌，要是我捉住它，怎么办？

方春明：保险你捉不住！

张小言：（拾石子）好，你不信？瞧着吧！我这一石子就叫落下来。

方春明：别吹牛啦！

张小言：反正打不下来，你是不会信的。

有一次，在洼里，一块石子，我便打死了一只乌鸦。另一次还打死一只麻雀，吓！（骄傲地）我的武艺才棒啦！（欲扔石子）

方春明：怎么，你真要扔石子，林里有人可怎么办？

张小言：不会有，不会有，看我的！这一石子，就把黄莺打下来！（扔石子）

〔林中老人声：哎哟哟，这是谁呀？乱扔石子，等等，别跑啦！

方春明：（着急地）坏了，坏了，打着人

了！

张小言：快！快！快跑！

方春明：别跑，应该进去看看才对！

张小言：（慌慌张张地）快，快！要是叫他知道，报告老师，准又要受批评啦！（拉方春明急下，钢笔从口袋里窜出）

〔李家民背书包上。〕

李家民：他俩准是惹祸了，看，跑得多快！（发现路上有一支钢笔，忙拾起）呀，一支钢笔，新的，多么好！（仔细地看，这时远处传来李家英的歌声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！……”

李家民：呀！（忙把笔藏在口袋内）

〔李家英背书包上。〕

李家英：（发现家民）弟弟，你在这儿干吗？

李家民：没干啥，在这儿玩玩。

李家英：没干啥，走吧。你知道上学不应该在路上胡玩！

李家民：你快走吧！我马上就走。再说，到学校这么近，我还不认路吗？

李家英：好，你不走，我可要走啦！今儿我的值日生，还得去扫地哪！（下）

李家民：（看家英去了，又拿出笔来端详看看）这支笔多好！我要妈妈叫爹爹给我买一支，可是爹爹不肯，他说我用不着……（向右方看看）哟，那边是我妈妈来了，她一定要问我在这儿干吗？可是我说啥呀？要是告诉她，我拾了一支笔，她准要叫我交给老师的。好啦！我把笔藏在老槐树窟窿里看看！（溜进树林里去）

李大嫂：（提篮子上）我远远儿看见，好

象家民在这儿，不知怎么着，一下子溜到树林里去啦。这孩子搞的什么鬼？

〔李大嫂正要走，对面传来孩子的叫嚷声，夹杂着小言的哭声，王老师领着张小言、方春明及三、四个孩子上。〕

方春明：（边走边说）王老师，张小言就在这儿打鸟来！

〔孩子们都在地上找。〕

王老师：李大嫂，你到田里去么？

李大嫂：啊，是哪，我寻思趁着晌午头这点空儿，到东河崖去摘把豆角。你们出了什么乱子啦，老师学生都惊动出来？

王老师：小言这孩子把支新钢笔弄掉了，顺路来找找看！

张小言：妈妈昨天在集上买来的，还是新的呢！

李大嫂：哦！什么时间掉的？

方春明：才不大一会儿，我俩一起上学的时候。

李大嫂：来的路上，我可没注意。小言，不要紧，定规是叫你们同学拾去啦！准能找到。

王老师：小言，等回学校去，我问问同学们拾了没有？

张小言：（抬起手来擦眼）妈妈脾气不好，她要打我啦！

王老师：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等我找你妈谈谈，笔一定能找着，她就不会打你啦！

方春明：（责备地）我叫你别打鸟，你不听，硬要打，真是一手好武艺，差点儿打着老伯伯，还打掉了钢笔！

张小言：它自己要掉的，我有啥办法！

〔众笑。〕

方春明：那要怨笔不好啦！是不？
王老师：别说啦，错误等会儿检讨，咱们回头看看去！

〔同下。〕

（幕落）

第二场

〔同一天晚上。〕

〔李家的院子里。院内正中摆一张小饭桌，周围有几个小凳。〕

〔李家三口人正在借着月光吃晚饭，家民把饭放下来，没精打采地离开了饭桌。妈妈与家英也跟着放下自己的碗。〕

李大嫂：（望着家民，心焦急地）家民，你怎么啦？那儿不舒服么？

李家民：没有什么？

李大嫂：看，你就吃这点儿饭，那还行吗？来，快把这一碗也吃下。

李家英：（站起来、走到家民跟前）弟弟，听妈的话，再吃一碗吧！看你今儿吃的还没有平常吃的三分之一呢？（拉民）快！好弟弟，要听妈的话。

李家民：（丢开家英的手）你甭管我！吃饭是我自己的事，你愿吃多少你去吃吧！

李家英：哎哟哟！又要耍态度啦，弟弟，我问你，吃饭真的是你自己的事么？

李家民：不是我的事，还是你的不成！

李家英：哦，我看，不仅是我的事，还是妈妈的事，更是祖国的事嘞！你饿坏了身子，那不是祖国的损失么？

李大嫂：听你姐姐的话，多有道理，还不快来吃一碗！

李家民：（烦恼地）不吃、不吃！你们干吗要这样？

李大嫂：（轻声地温柔地）好孩子，不愿吃就不强吃吧！要是身子不舒服，今儿晚上就早些睡觉好啦，到屋里去吧！

李家英：（故意地）妈妈，我看弟弟今儿是得了病啦，让我到村里请医生去！

李家民：（慌恐地）谁要你请医生！

李大嫂：好哇，不用就拉倒吧！那么今儿晚上就别看书啦，早早睡觉，明儿好了好上学。家英，你先到屋里，给你弟弟整理铺盖去！

李家英：哎——看弟弟的面子，我收拾就是的。（进屋内）

李大嫂：家民，你过来！（家民走近，妈抱着家民温柔地摇着）好孩子，听妈说，你是怎么啦？有什么事，你告诉妈知道，别叫妈难受啦！

李家民：（低下头）没有什么，妈妈。

李大嫂：我知道，你一定有心事，快说给妈听，妈可帮你想想办法。

李家民：（低头不语）咳！

李大嫂：是不是今儿在学校里，答题答的不好，老师批评你来？

李家民：没有。

李大嫂：你掉了东西么

李家民：也没有。

李大嫂：那是为了什么哪？哦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你想要支钢笔哪？

〔家民愕然吃惊，以为妈妈知道了自己的事。〕

李大嫂：（继续地）前些日子，你说你要一支钢笔，因为那时节忙、钱也不现成，你爹爹又没空儿进城，到底也没给你买。今儿早晨，你爹爹动身进城时，我可对他说啦，我说，无论如何，这回可得给家民买支钢笔。他说好哇。兴许这次能给你买一支来。你爹今晚儿要能回来，明儿你就会有一支新钢笔啦！

李家民：妈，我得去睡啦！

李大嫂：好，去吧！（向内）家英，铺好了么？领你弟弟睡觉去！

李家英：（出来）好啦，快来吧？我的爱耍态度的好弟弟，我给你铺的熨熨贴贴的，保管叫你睡个好觉，把病一宿就睡好了！（民与英一同进内屋）

李大嫂：（看家民走进屋后，一面收拾饭具，一面自言自语地）咳，这孩子今儿怎么啦？真叫人纳闷！

〔家英从内屋上。〕

李大嫂：家英，你弟弟今儿有什么心事，你知道不？

李家英：谁知道他。午后上学时，他像有事似地在道上逗留，我喊他一块走，他不肯，我就自己走啦！上课时，老师声明小言掉笔的事时，他满脸通红。一下晌，我看他就不大自然，谁知道他怎么啦？

李大嫂：这孩子，能是——

〔敲门声，家英去开门，领王老师进。〕

李家英：妈，王老师来了！

李大嫂：啊，王老师，请坐吧！（拿小凳放在王跟前）今儿你怎么有空闲到俺这儿来？

王老师：李大嫂，你先忙吧，收拾完了，咱们再谈点事情。

李大嫂：饭俱有家英收拾，你有话，咱就啦吧！（向家英）家英，你收拾收拾，我跟王老师啦啦！

李家英：好吧！（收拾起来）

王老师：（看看周围）家民呢？

李大嫂：不知怎么着，今儿晚上回家来，就无精打采的，我叫他早些睡觉去啦！

王老师：你看他怎么样？

李大嫂：好像有什么心事！

〔家英拿饭具下。〕

王老师：李大嫂，我对你说，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

李大嫂：不就是小言那孩子丢钢笔的事么？找着没有？

王老师：（点头）对，就是那件事。下午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向同学们声明啦，可是，都说没拾到。有的同学东猜西猜，也不一定可靠。所以我就出来走走……。

李大嫂：（惊觉地）家民今天回来，跟往常不一样，饭也吃得少了一半，莫非是他？

王老师：不过，对孩子我们绝不应猜疑，是谁拾去了，还不知道。这样就请你多注意一些，千万可别直接了当地跟他说，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。

李大嫂：好吧，我对他留留意就是啦！

王老师：假若是他拾了这支笔，一时没想的开，不愿交出来，也不算什么。只要启发他觉悟啦，他一定

会自觉地拿出来。家民这孩子，一贯都是不错的，有了错误，赶他知道了，就能勇敢地改正。

〔门外街道上传来小言的哭声和女人的骂声：“你这小败家子！你爹刚给你买了支新钢笔，还不到一天，你就丢了。今晚上要是找不着，我就不让你进门！可气死我啦！”小言的哭声更厉害了。

王老师：（着急地）这准是小言的妈妈在骂小言，我正打算去跟她谈谈，让她不要这样对待孩子！我看看去！（出街门）

李大嫂：（站起）王老师，有空还回来坐坐呀！（又忧愁地坐下）

李家英：（出来）妈，碗筷我都刷好啦！

李大嫂：好哇，那你就温习功课吧！家英，你弟弟睡着没有？

李家英：不知睡没睡着，光听见床铺吱吱咯咯地响。

〔家民从屋内慢慢走出。

李家英：（看家民）弟弟，你怎么啦？还没睡着？

李家民：（不答理家英，走到妈跟前）妈，刚才谁来了？

李大嫂：你王老师。

李家民：她来干吗？

李大嫂：没要紧的事。他说，不知道是哪个不忠实的学生，把小言的钢笔拾了去，不肯交出来。

李家英：要是这号不忠实的学生，是我妈妈的儿子，那才气人啦！

李家民：（气愤地）你放屁，毛闺女！

李大嫂：（递个眼色给家英）家英，别嘴长！

李家英：俺不过打个比喻。谁说你啦，你这个横劲！

〔街上远处又有女人的声音。

“你说王老师，还有这样的败家子，买钢笔的钱，是他爹一滴汗一滴汗挣出来的呀！”夹杂着王老师劝说的声音。

李家英：妈，你听张大婶骂小言还没完，我要去看看去！

李大嫂：你去吧，可快点回来！

李家英：好哇！我马上就回来。（出街门）

李家民：妈妈，街上怎么啦？

李大嫂：好孩子，你快去睡吧！这是小言把钢笔掉了，他妈在发火哪！

李家民：爹爹怎么还没回来？

李大嫂：我和你姐姐再等他一会儿，你就去睡吧！（领家民向内屋走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场

〔第二天早饭后。

〔学校教师办公室里。

〔张小言低声下气地站在桌子跟前，张大嫂坐在长凳上，王老师有时在室内走走，有时就坐

在办公桌旁。

张大嫂：（怒气未息地）哎，钢笔是丢了，再也找不着了。王老师，你说说，还有这号败家子，他爹刚给他买了支新钢笔，还没使上一

天，他就丢了！

王老师：张大嫂，你静一静，钢笔丢了可慢慢地找。小言丢了笔，自己已经非常难过啦，你再这样对待他，这不是叫他更难过么？你也得为孩子着想呀！

张大嫂：为孩子着想？他怎么就不为他爹想想！他爹费了多少劲，卖了粮食，买了笔，他可不知贵重！

王老师：张大嫂，你还是消消气吧！昨天晚上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对孩子，主要是进行教育，通过这码事，叫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再说，笔一定会找着，你怕的什么？

张大嫂：找着？哪能找着！叫谁拾了去，谁还拿出来！不行，我得治着他去找，要是找不着钢笔我就不要他了！

王老师：你怎么啦，对孩子这样是不好的！

张大嫂：不好就不好，反正，他找不着钢笔，我是不能轻饶了他的！

〔李家英从外门进。〕

李家英：（行礼）报告！王老师，我谈一点事儿，关于我弟弟的。

王老师：好，你稍等等。（对张大嫂）张大嫂，请你到院子里等一等吧！消消火，事情一定会了结的。

张大嫂：好，这就出去，王老师，可得费你的心啦！（下）

王老师：家英，你说吧！

李家英：王老师，看样子，许是我弟弟。

王老师：怎么见得？

李家英：过去，我弟弟晚上睡觉，总是安安静静的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可是，昨儿晚上，他就两样了。妈妈说他起码有小半夜没睡着，老

是翻来覆去。后来，睡着了，我妈听他嘴里叽哩咕噜地老讲着这件事。以后，又像做了一个梦一样，哇的一声把我们都惊醒了，他眼上还有泪呢！

王老师：许是他在思想斗争，他一定很苦恼的。

李家英：可不呗！看他在发大愁呐！王老师，刚才在门口我看见他已来了，在院里呢。我妈说请你先跟他谈一下，随后，我妈也要来。

王老师：你是同他一块来的么？

李家英：不，妈妈叫我先走，让他自己在后面走。

王老师：好吧！你去叫他进来，就说我找他有事。

李家英：好，我就去。（下）

〔张小言在不断的擦眼泪。〕

王老师：小言，别哭啦！昨天晚上，你妈打你来吗？

张小言：（擦擦鼻子）没有，她老是骂我。

王老师：那么，今后你就应该仔细一点，不要在路上胡跑乱闹的。

张小言：好！

〔家民无精打采地走进来。〕

王老师：家民，怎的？病了么？

李家民：没有。

王老师：那么，你怎的没神气啦？

李家民：不，不怎么着。

王老师：家民，你是一个好学生，又是小言的组长，为了不叫小言苦恼，你安慰安慰他吧！

李家民：王老师，我怎么说？

王老师：你可问问他，为什么不快乐呢？受谁的气啦？

李家民：（走近小言）小言，你怎么着？

张小言：（哭着说）我把钢笔丢了，妈妈

骂我，还打我，说要是找不着，她不要我啦！

〔李家民低下头，十分难过的样子。

李大嫂：（从外门上）王老师，家英跟你说了么？

王老师：说了，我知道啦！你在这儿坐一会，我出去有点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
李大嫂：你忙吧！

〔王老师领张小言下。

李大嫂：家民，昨儿上学时，你到树林里干么啦？

李家民：（狼狈地）没干什么，妈妈。

李大嫂：我亲眼看见你跑到树林里去了！今儿，你又去了，是不是？

李家民：我，我……

李大嫂：（温和地）家民，你过来！看你多么痛苦。你是妈妈的好孩子，要是你做错了事，当着人说出来，妈妈是不会怪你的。好孩子，有什么心事，快跟妈说！快说！

李家民：（抱住妈妈，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）妈妈！我做错了。

李大嫂：是呀！做错了，就该认错才对。

李家民：妈妈，是我拾了小言的钢笔。

〔王老师、李家英、方春明及一些学生出现在门口。

李大嫂：是你，你就该有勇气向老师和同学坦白自己！（捧起家民的头）家民，你王老师进来啦！向他认错去！

李家民：（离开妈妈，走向王老师）老师，我错了。是我拾了小言的笔，又把它藏在老槐树窟窿里。

方春明：藏在老槐树窟窿里？我知道那地方。王老师，我去拿来吧！

王老师：好，你去吧！

〔方春明即下。

王老师：（拉过家民，用手抚摸他的头）你能大胆地坦白自己，承认错误，就是好学生，可是当你看见小言丢了钢笔，他妈妈骂他，他很难过，你怎么想的呢？

李家民：我老早就想要支钢笔，爹爹没有买。昨天拾了那支笔，我就想留下来，我寻思，反正是我拾来的，谁也不知道。

王老师：家民，你要知道，不是自己正当得来的东西，那就是耻辱，自己也苦恼！你从昨天晌午拾了那支笔，你也就从昨天晌午开始苦恼，别人一提这件事，你心里就蹦蹦的跳。对不对？

李家民：是，我老害怕。

王老师：对呀！所以说，你拾的不是支笔！

李家民：是什么？

王老师：是苦恼。小言掉了笔，是苦恼的，可是你比小言更苦恼。（向外）那小言，哪儿去了？

〔门口的学生齐喊：“张小言，老师叫你啦！”

张小言：（上）老师，是我的笔找着啦？

王老师：笔是找着啦！可是你的错误还没找着，你自己找找吧！

张小言：老师，我不该在路上胡闹！我不该乱丢石子！我不该不听老师的话！

王老师：好，能找着自己的错误就好，你知道，你的石子差点儿打着张大爷？

张小言：是张大爷！

王老师：就是他。昨天晚上他来找我，他说有个学生抛石子，差点儿打着

他。小言，对这件事，你看怎么办？

张小言：我不知道。

王老师：今晌午，找张大爷赔不是去，向他道歉，承认是自己丢的石子，并向他保证，今后要改正这毛病！小言，能这样做吗？

张小言：能。

方春明：（拿笔上）老师，笔拿来了。

王老师：（接笔）小言，现在把你掉了的笔还给你，今后一定要好好保存着！你要知道，这笔是你爹爹劳动挣来的，你丢了，妈妈当然要生气的。

张小言：（接笔）听见了！（欢喜地向外跑着喊）妈妈，笔找着啦！

〔张大嫂从外面进来。〕

张小言：（把笔举起来）妈妈，你看，笔找着啦！

张大嫂：王老师，可得谢谢你啦！叫你费心不少。

王老师：你该谢谢李大嫂才对，是她耐心地帮我说服了家民坦白出来的。

张大嫂：哦！是家民拾去的？

李大嫂：是呀！是我那个没有出息的孩子，干的窝囊事，看见笔好就藏起来啦！

王老师：张大嫂，你应该学习家民的妈妈那样对待孩子的态度，孩子即便个犯了错，也不发火，要耐心地说服他。

张大嫂：可不是呗，都是我那个火辣脾气不好！

李大嫂：家民，你过来，你犯了错，应该在同学面前检讨自己，听见没有？

李家民：听见了。

李大嫂：听见了，才是我的好孩子。为了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，我这就给你一支新钢笔。（向怀里掏）

李家民：新钢笔，那儿来的？

李大嫂：（拿着笔）这是你爹打城里买来的，是他干活挣来的。用这样的笔才是快乐的。你要好好保存着，还要加劲地学习，才能对得起你爹爹。

李家民：妈妈，我保证这样做。

李家英：（上前）好弟弟，爹爹买的这支笔，和你拾的那支笔，你说有什么不同？

李家民：这支粗，那支细。

李家英：我不是说的这个，我是说在意义上。

李家民：一支是正当得来的，一支是不正当得来的！

李家英：对啦！好弟弟，有了新钢笔，你可要加劲学习啊！

〔铃声。〕

王老师：上课啦！同学们，快到教室去吧！

学生们：（一齐过来）家民！走吧！上课去！（他们手拉手走出去）

王老师：（对两位大嫂）要把孩子教育好，今后还要多联系！

（幕落）

青 年 学 生

七 场 话 剧

1954

人 物 表

赵 青：高中三年级男学生。

苏 明：高中三年级男学生。

李安贵：高中三年级男学生。

朱子明：高中三年级男学生。

白列文：高中三年级男学生，青年团员。

方承志：高中三年级男学生，青年团员，
班劳动委员。

杜丽娟：高中三年级女学生，青年团员。

高 洁：高中三年级女学生，青年团支部

书记。

冯玉莲：高中三年级女学生。

杨老师：高中三年级二班班主任。

赵石平：赵青的父亲，机关工作人员。

赵 母：赵青的母亲，家庭妇女。

小 梅：赵青的妹妹，少先队员。

马四虎：流氓青年。

张成山：某机械厂工人。

学生若干人。

第 一 场

〔男生宿舍。床铺、桌凳、洗漱用具等都放得十分整齐，只有一张床显得杂乱，靠床头的地方挂着一个大包袱。〕

〔星期六下午，课外活动时间，大家都在抬土垫操场，宿舍里只有白列文和赵青两个人，白列文坐在床上，赵青在桌旁梳理头发，他戴上帽子，手拿镜子横端量竖端量，总是不满意，最后气得一把抓下来，把帽子狠狠向地上一摔。〕

赵 青：妈的！

白列文：（看书看得起劲的时候，被吓了一跳）哎，你怎么啦？朝谁发这么大的脾气！

赵 青：（把帽子一踢）这顶破帽子，真他妈的糟糕！

白列文：（把帽子拾起来，看了一眼）那里也没坏，就是旧了点，将就着戴吧！（放桌上）

赵 青：戴着这顶帽子去参加舞会，岂不叫人笑掉大牙。

白列文：噢！怪不得这么梳洗打扮，原来

是跳舞去，到哪里去？

赵 青：嘿。地方多着呢！

白列文：你有舞票吗？

赵 青：舞票还不好说！当然有啦。我有个朋友能给想办法，你去不去？

白列文：不去，咱没有那份雅兴。

赵 青：一个诗人，不会跳舞还成！

白列文：咱们学校里有晚会，何必到外面去？

赵 青：哼！那算什么晚会，单调得要死，出去跳舞多够味！

白列文：你觉得单调，干吗不提意见改进？

赵 青：人家负责晚会的都不管，咱凭什么（停了一会）他妈的，怎么今天放学这么晚（仰卧到床上）太阳也找别扭，就是不想落了。

〔白列文仍在看书。李安贵拿着一叠钞票走进来。他衣帽很不整洁。〕

白列文：（抬头看了看）李安贵，你到那儿去啦，刚才总务处找你去领助学金来！

李安贵：（把钱伸出来）瞧！这不已经领来啦。

白列文：好快，领了多少？

李安贵：五元。（他不脱鞋子，便跳上床，拿下那个挂在墙上的包袱）

白列文：看，你这个肮脏鬼，不脱鞋就上床！

李安贵：怕啥？（把钱放在包袱里，又挂上去）

白列文：你可要好好放着，别丢啦！

李安贵：（满不在乎地）没有关系。

赵 青：（一直在注视着李安贵的行动）

白列文，你别那么小心眼儿，那个同学能偷钱？

白列文：小心点总不会吃亏的，要是万一

出了事，多不好！

赵 青：算了吧！我看你净制造紧张空气！

李安贵：（立在床上）不知怎的，我每次领的助学金，不多日子就化光啦！

赵 青：你跟我一样，大手大脚的。

李安贵：可是买的啥东西，我却记不清。

白列文：自己有多少钱，心中还没有个数？

赵 青：自己的钱化就是啦，谁心里还揣着一本流水账。

〔外面招呼声：第二组的同学，又轮到你们啦！快到操场去抬土啊！〕

白列文：（放下书）走，轮到咱组啦，方承志在招呼我们哪！

李安贵：（跳下床来）走，抬土去！

赵 青：怎么，又轮到一回？（仰躺在床上）

白列文：走，走，走！（急跑出，李安贵随后）

〔赵青从床上跳下，走到门口，向外看了看，便慌慌张张地回来，跳到李安贵的床上，取下包袱，摸出钱来，数了三张，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余下的又放进包袱里，挂包袱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包袱落地，他吃惊地向门口看了一下，慌忙把包袱挂好，正在这时，苏明走了进来。〕

苏 明：哎！赵青，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

赵 青：（急中生智，非常自然地）一只臭虫。

苏 明：哦，臭虫？奇怪的臭虫，大白天就敢出来。

赵 青：是啊！这个倒霉的家伙出来送

死。(跳下床来)哎,苏明,你怎么没去拍土?

苏明:刚拍完,现在轮到你们组啦,你怎么没去?

赵青:我有点不舒服。

苏明:(不相信地)不舒服?

〔方承志跑上。〕

方承志:(气喘地)赵青,你怎么不去拍土,全组就少你自己啦!

赵青:我有病。

方承志:你有什么病?

赵青:我……(指指脑袋)这里不舒服。

方承志:要真是有病,就应该先请假;要是没有病,劳动建校这个运动,每个人都应参加,无故脱逃是不对的。

赵青:算了吧,劳动委员,我去就是了,请少来大理论。(气冲冲下)

方承志:(望着他的背影,摇了摇头)真得好好帮助他!(下)

〔苏明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吹起来。一会儿杜丽娟与冯玉莲同上。〕

杜丽娟:苏明!我们来跟你商量件事,你能不能答应?

苏明:这个得看条件,要是条件合适,容我考虑考虑。

杜丽娟:(有些发火)苏明,我最不喜欢你这一套!说起话来装腔作势的,什么“得看条件”啦,“容我考虑”啦,这又不是和你谈判!

苏明:(不急不慢地)你不让我考虑一下,我怎么能答应你?

杜丽娟:你的架子倒真不小!

冯玉莲:(轻声地)杜丽娟,你急什么?慢慢说不行吗?苏明并没有说不

答应呀!

杜丽娟:对!是怨我太急!苏明,是这么回事,今晚咱们班得出个节目,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,想请你上去表演口琴独奏……。

苏明:(忙摇了摇头)这个我很难答应。我学口琴,并不是为了上台表演的。对这一套,向来我就不感兴趣。

杜丽娟:(忍耐地)苏明!我们已经答应学生会啦!

苏明:那么你就赶快告诉学生会,把这个节目勾掉!

杜丽娟:(生气地)你为什么不干?

苏明:因为今天晚上我不能参加晚会。

冯玉莲:怎么星期六晚上还用功?

苏明:倒不是想用功,我要回家看我伯母。

冯玉莲:怎么你伯母才从外地来吗?

苏明:早就来了。

杜丽娟:那你急什么,明天回家还不一样?

苏明:每个星期六,我都要回家的,要是那一次不回去,伯母就会挂心。

杜丽娟:哎呀!十六、七岁的小伙子,还跟个小娃娃一样。

苏明:你怎么说都可以,反正我不参加晚会。

杜丽娟:不参加啦倒,少了你这个鸡子,我们一样做槽子糕。

冯玉莲:杜丽娟,你……。

杜丽娟:走,冯玉莲,咱不看这份脸(向苏明)你呀,不叫苏明,简直叫“抓髻”!

〔杜丽娟拉着冯玉莲正要往外走,杨老师走进来。〕

杨老师:杜丽娟,你在这里吵什么?